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章台柳 第七回 斬逆使侯公拒間 初登第員外參謀

話說侯節度，奉敕實授平盧，操演精勤，不肯少懈。一日閒坐，說：「俺節鎮數年，所喜胡塵不動，日羽停飛，此皆主上之威，及諸將校之力也。」許俊向前說道：「聞得安祿山招軍買馬，積草屯糧。又聞得多進駱駝犬馬，以蠱上心。日前獻媚玉樂器以諂妃子，真個是狐媚方深，豕心難化。肘腋之變，只在旦夕了。」侯節度道：「有如高見。他必有細作往來探聽，俺們須要謹防。」正說話間，報有安祿山人請見。侯節度道：「我們方才議他，卻好就有人來。著他進見。」只見一人走上說：「中人韓朝駁，叩見。」侯節度道：「你是東平王差來的，可有書麼？」中人道：「未曾有書。只怕軍情洩漏，遭小官口代天言。」侯節度道：「怎麼叫做天言？大意何如？」中人道：「大意欲興晉陽之師，以清君側之惡。元帥若能互相犄角效力，則天下不足平矣。」侯節度道：「差了，差了。當今天衢清朗，社稷永長，女謁雖行，王綱猶振，何損桓公之霸，敢借晉陽之名。」中人道：「俺大王功高賞薄，以此不安。他有這般勇略，怎肯置身人下。古今霸王之主，也都是及時成功。」侯節度道：「哎，他已封東平王了。」中人道：「我主就要親提霜甲，一掃天狼哩。」侯節度道：「他自作張罷了，怎的污及於我。他既廢人倫，又昧天道，竊恐神人不容。」中人道：「你要問天道麼，這是月暈圍參的時候了。」侯節度道：「便是霸王之業，豈就容易成得。」許俊道：「上官，俺元帥忠良報國，豈肯為此。」中人道：「唐家多少功臣宿將，有甚明白處。」侯節度怒道：「哇，我從軍白髮三千丈，報國丹心一寸長。決不受人蠱惑。」中人道：「你若不見從，他一定移兵相擊，怕當他不過哩。識時務者為俊傑。侯元帥再請三思。」侯節度大怒道：「哇，這廝好無狀。叫刀獍手，推出轅門，梟首示眾。」眾軍應道：「是。」遂把中人綁去，霎時斬了，獻上首來。許俊道：「元帥，這廝斬訖，賊必先加兵於我了。」侯節度道：「虞侯，俺如今幕下少人，聞得金部員外韓君平，文武兼備，才力俱壯，遣人去長安，把祿山反狀奏聞，就辟他為書記便了。」許俊道：「如此極好。」正是：家散萬金酬士死，身留一劍答君恩。

漁陽老將多回席，魯國諸生半在門。

且說韓生，得中探花郎，又新授金部員外。柳姬心滿意足，打發韓生五更上朝去了。直睡到日上三桿，方才起身。說：「相公此時，還不見回來？」輕娥聽得馬鳴，說：「相公想就回來了。我預備茶去。」只見韓生，冠帶齊整，眾僕跟隨，回到宅第。說：「當置的，把朝衣解去。」院子應道：「曉得。」韓生道：「我方乘月出朝，到家卻早見日上了。」轉入內時，見了柳姬說：「夫人，你曉妝完了？」柳姬道：「鬢兒好麼？」韓生道：「梳得好看。你為何雙眉未畫？」柳姬道：「留待君歸，作京兆故事。」韓生道：「我與你畫來。」畫後，抱著香腮，親了一親。柳姬道：「這是甚樣子，可像個官人們麼。」韓生道：「依你說，紗帽底下，到會俗了人了。」輕娥恰好走來，說：「相公，夫人，茶來了。」柳姬道：「我們去園子邊行行。」夫婦起身同去。韓生道：「穿著這洞兒過去。」二人過了洞外。韓生代柳姬整衣罷，說：「天氣乍暄，待脫衣著。」柳姬道：「輕娥，把衣接去，可將酒移到水樓上去。」輕娥道：「曉得。」柳姬道：「妾有一言，願陳郎君。」韓生道：「試說何妨。」柳姬道：「榮名及親，昔人所尚，豈可眷戀妾身而不歸省。況且器具資用，足以俟君之來也。」韓生道：「夫人，桑梓久違，豈不思念。今得寸進，不久也要給假還鄉了。」柳姬道：「我和你俱喜少年，為歡有日，請勿內顧，決意前行才是。」韓生道：「如此即當卜日起程便了。」

忽見奚奴來報導：「相公，那安祿山意要謀反，使人去說平聲節度侯希夷，侯節度斬了來使，奏聞聖上，要請相公為書記。聖上就著相公，去參他軍事，因便體察安祿山反狀，即日就要動身了。」韓生道：「呀，如何是好。你可去打點行裝，領著隨行軍校，都到青門外伺候。」奚奴道：「曉得。」柳姬道：「方言吉錦，又得星輅，卻不是兩得其便。大丈夫正當立功邊陲，安可像情兒女。妾有玉劍一口，贈君佩之。」韓生道：「我此番雖屬壯行，終多離恨。我無別物贈你，只有這帕上幾點眼淚兒，是痛腸中出的。」柳姬聞言，不覺泣下，說：「輕娥置酒在青門外。」輕娥道：「知道了。」遂一擁同往青門。

到了那邊，輕娥說：「夫人，酒在此。」柳姬道：「古今送別，多唱陽關。我試歌陽關送酒罷。」不覺滴滴淚滾。韓生道：「你方才何等慷慨，到如今也淚下了。聽你歌兒，雖說嬌嬌滴滴，內帶多少切切淒淒。正是：思深應帶別，聲斷似兼秋。歧路風將遠，關山月共愁。古今邊塞，多唱關山，我也歌關山一曲，送你一杯。」歌罷，謂柳姬道：「歸覓菱花，莫不是徐德言與樂昌公主一段公案麼。」柳姬道：「相公不須疑慮，自後妾當罷妝，一意相待。」韓生道：「只怕你腰肢漸瘦了。」柳姬道：「我還有幾句話囑咐你。只恐白磧沙寒，綠鬢流霜哩。」韓生道：「我不久就回，少要相憶。」柳姬道：「我還送你一程，到渭河相別。」又復前去。奚奴道：「渭河已到，請相公行了罷。」輕娥道：「日色將晚，夫人別了罷。」只見韓生與柳姬，交拜起來。那些眾軍，捧敕列隊，說：「小的們，隨老爺去河北，在此久等。」韓生道：「叫捧敕官先行，軍校們照隊前進。」

一擁行訖，落下柳姬與輕娥，猶自目送多時。又見一官軍，飛馬回來道：「韓爺差小官，拜上夫人，請就回車。」柳夫人道：「拜上韓爺，邊庭之事，務必留心，不須念我。」那官答道：「曉得。」竟策馬迴旋。柳姬同輕娥亦灑淚而歸。正是：

世上萬般傷意事，無非死別與生離。